

六访袁厉害的自由摄影师卢广描述袁氏“弃婴王国”

“让个人承担政府职责太沉重”

本报记者 刘志浩 梁斌 崔如坤



孤儿之死 无处安放的童年



“媒体报道一阵风过去,也就慢慢没了动静。如果当时(当地政府)能采取有效措施,而不是默认或不管,或许就不会发生今天的事了。”

——摄影师 卢广

►袁厉害家接收的社会捐赠衣物堆积如山。
卢广 摄于2011年



◎死婴像垃圾一样扔掉

兰考大火后,一组题为“命若垃圾”的照片重新被拾起,将袁厉害的“弃婴王国”展露得赤裸而沉重。这组照片由国内知名自由摄影师卢广摄于2011年,他花费两年多时间,6次走访袁厉害家后拍摄。

其中一幅尤为触目惊心:广阔田地中,一名头发花白的老人拿着铁锹费力地挖坑,身旁是死去不久的弃婴。

“拍这张照片时,我的整个手都在发抖。”卢广说,照片中的老人是袁厉害以每月400元的工资雇来照顾弃婴的。当时,他去探访袁家,无意中看到老人提着一个东西要往外扔,“仔细看了一下,竟然是个死去的婴儿。”老人说,他要死把死婴丢到街上的垃圾桶里。

“说这话的时候他特镇定,就像随随便便扔一个垃圾似的。”卢广被震惊了,“一条生命,怎么能这样被扔进垃圾桶?”在卢广建议下,老人决定把死婴埋掉。

“他随手把婴儿白花花的尸

体丢到三轮车上,准备就这样从大街上拉走。”卢广说,他实在看不下去,就往孩子身上裹了一条毯子。之后便是照片中的一幕,老人挖坑把孩子埋了。

“死孩子的事,似乎已经司空见惯。”这让卢广很是感慨。

◎尿不湿1天换一次

“如果不是亲眼所见,很难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。”卢广曾前后6次探访袁厉害家,这里的艰苦超乎常人想象,“最多的时候,一排十几个孩子等着换尿不湿。”

养育过孩子的父母都知道,一个婴儿每天至少要换五六次尿不湿。但在这儿,每天只给孩子换一次尿不湿。卢广说,除了人手紧张外,“买不起尿不湿,也是更换不及时的重要原因。”

“前次去看还有几十个孩子,再去的时候,可能就剩十几个。”卢广说,“没了的孩子,除少数送人外,多数可能就死了。”

对于这里大点的孩子来说,疾病是最大的敌人;而对出生不

久乃至数月的婴儿来说,“指不定什么东西,就能要了他们的命。”

◎孩子离不开“袁妈妈”

卢广说,随着了解的深入,他愈发感觉到,无论是经济上,还是身体条件上,袁厉害“根本没有能力再抚养弃婴”。为此他曾不止一次劝说对方放弃收养。然而,“经过了20多年,收养弃婴已经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。”

“很多孩子都是生下来不久便遭遗弃,之后被她收养。”卢广说,经过长年累月的照顾,袁厉害已经跟孩子们产生了深厚的感情,“不仅她不愿意把孩子送走,孩子们也不愿离开这位‘妈妈’。”卢广说,每次袁厉害回家,都会有孩子亲密地抱着、拉着她,叫着“妈妈”。

另外,媒体一次次“好人好事”的报道,也让袁厉害停不下来。

“很多人都是慕名而来,点名说要‘好人’袁厉害收养自己的孩子。这种情况下,她能不管?”卢广说,袁厉害本质上确实是一个非

常有善心的人。

◎根源在当地政府失职

卢广认为,致使袁厉害的“弃婴王国”长期存在的最重要原因,是政府职责的缺失,和对她收养活动的默认。

卢广说,2011年,他的照片及记者的相关报道发出后,也曾引起当地政府重视,改善了袁厉害的收养条件,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弃婴的问题。

“媒体报道一阵风过去了,也就慢慢没了动静。如果当时能采取有效措施,而不是默认或不管,或许就不会发生今天的事了。”

关注弃婴问题多年的卢广曾赴山西、河南、安徽、江西等地调查弃婴问题,“每个地方都不一样,但都有类似袁厉害这样的收养者。”

卢广认为,弃婴收养原本是政府职责,“由个人承担政府该承担的的职责,太沉重了。”他认为,政府亟须拿出实际措施,来保障这些孩子的养育及疾病治疗问题。

袁厉害的钱哪儿来? 摆摊养猪借款

尽管当地民政部门为孩子办了农村低保,但这远远不够,袁厉害是拿什么养活孩子们的?

记者发现,对于袁厉害的收入,包括他的儿子在内的所有人,几乎都知之甚少。

“我妈妈卖过早点,现在有个小卖部。”大儿子杜鹏说,袁厉害经营过一个小吃摊,现在在医院门口经营小卖部,至于袁厉害其他的收入来源,杜鹏说他也不清楚。

“一个月也就挣个千把块钱。”帮着袁厉害打理小卖部的二嫂牛凤民说。

在县医院门口卖早点的袁厉害妹妹袁凤英说,她听姐姐说曾跟人一起盖过房子,是一栋五层楼房,不过没挣到钱,“可能因为违章,去年6月让政府推掉了。”

“也有人捐助的,我妈很会过。”杜鹏说,有一些社会爱心人士会捐助袁厉害,“我妈都不舍得给自己花钱,一件棉衣穿了十来年。”

采访中记者了解到,袁厉害还有个重要的筹钱手段——借钱。“去年我结婚,她直接把我订婚的钱都借走了。”袁厉害的外甥女李华(化名)说,当时袁厉害有个“傻儿”动手术,把她结婚的定金都借了去。袁厉害的亲属说,亲戚都被她借遍了,“少的10块20块,多的上万。”

此外,袁厉害还与一名叫崔秀阁的老人一起养猪十余年。“目前养着60多头猪。”崔秀阁说,一年能挣两万多,都让袁厉害拿去养孩子了。

本报记者 梁斌 崔如坤 刘志浩

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尚未覆盖全部地区,专家建议: 民间福利机构应得到承认

本报记者 张榕博

自2008年开始,我省已投资5亿多元在17市兴建了大型儿童福利院。在济南,拥有1000张床位的济南市儿童福利院现收养着孤残儿童400多人,仍有不少收养“空间”。另一方面,仍有大量孤儿和弃婴被个人和民间机构抚养,而县级及以下地区则缺乏儿童福利机构。国家的收养政策如何才能落到实处?众多民间收养所如何才能管起来?



6日,袁厉害收养的10个孩子被送到开封上学。 本报记者 王鸿光 摄

现状: 福利院难以全覆盖

在5日举行的我省民政工作会议上,记者了解到,济南、青岛、菏泽、临沂等17市已经建起最少200张床位,最多1000张床位的规模化儿童福利院。省民政厅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处处长苏道义坚持认为,这些公办机构完全

可以满足社会需要。

“我们不主张个人兴办这样的抚养机构,如果爱心人士有孤儿,应该送到专门的抚养机构去。”苏道义说。

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济南市民政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,虽然新建的儿童福利机构设施齐全,但将社会上全部孤残儿童纳入其中,并非那么简单。由于多种原因,济南市儿保中心已有两三年没有向儿童福利院送过一名孤儿。

济南市儿童福利院工作人员杨萌则介绍,为了确认弃儿身份,他们接收的孤残儿童大多由公安机关送来。

原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、壹基金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表示,虽然我国城市地区的儿童福利保障体系较为健全,但尚未覆盖县级及以下地区,难以保证所有的孤儿、弃婴得到国家救助。

把脉: 放宽民间收养政策

“河南的‘爱心妈妈’如果因家中失火受到《收养法》的制裁,

我认为很冤。”王振耀认为,袁厉害并不是一个收养人,而应被看作一个爱心福利机构的负责人,她实际在替政府尽责,她的行为不应该适用于《收养法》。

“国家无法做到完全接管整个社会的孤儿抚养问题,因此,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,需要民间组织来为国分忧。”撰写《中国社会福利》一书的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说。

王振耀认为,社会上的“爱心妈妈”应该培训成为“准政府组织”。“国家应该建立一个网络,把所有的孤儿群体进行编号,而不是用户籍的方法管理。政府的工作可以和民间爱心人士对接起来,培训他们,让他们上岗。”唐钧则认为,国家需要给予民间收养一定的宽松政策,让更多有爱心的爱心人士兴办福利机构,抚养更多的孤残儿童。

据悉,在刚刚结束的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上,我国首次提出,鼓励民间组织、企业参与到流浪人员的社会救助行动中来。社会救助工作第一次向社会民间组织敞开大门。